

小屋风情

·田信军·

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小屋。

它座落于西北国棉二厂生活区西片鳞次栉比的楼群之中，隐现在无数个玻璃窗的折光里，显得那么平常，却总在吸引着一拨又一拨慕名而来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患者。

小屋的户主叫李新富，今年39岁，西北国棉二厂梳并粗车间工会主席。14年了，寒来暑往，岁月悠悠。李新富在这小屋究竟坦诚地接纳过多少农民兄弟、工人姐妹，记不清了；大伙儿只知道，小屋里充满着亲情和挚爱，流淌着人世间温馨的气息。

仲夏时节，花红柳绿。晚饭后我散步来到这间小屋，门开着，新富却不在，他妻子惠茹笑着迎我进屋。我纳闷：“新富业余时间不是不出门嘛？”

惠茹“格格”笑出了声：“那也看啥事哩么，哪有老不出门的？”

惠茹告诉我，新富外出，是给人看病去了。听说那个病人把前半拉身子全烫伤了，想住院治疗，人家一张口就要两千块，他哪有那么多钱。没法子，就让家人把他从医院拉了回来，怕天热感染，托人做了铁架子，纱布围了，把自个罩在里面，单就露个头，硬硬地挺日子。

“啧啧，晒 惶死了……”惠茹说到这，忽然发了一句感叹。

“后来怎么样？”我问。

“后来，那病人他哥听说新富能治烧伤烫伤，

便叫了辆出租车把新富接了去。起初，新富还当有多远呢，去后才知就在咸阳火车站跟前，离咱这最多也就十里地，可司机一下子就拿去了人家三十二元钱。新富于心不忍，说从明天起，我一定天天骑车来为病人敷药换药。就这么着，已有十多天了，听说已经快好了。”

我的心底立时涌起一片崇敬激越的涟漪。

对于李新富，我是比较了解的，我们曾在一个车间工作过。我知道，他不是正式大夫，人们频频有求于他，是因为他中技毕业后从祖父手中接过一个祖传秘方，经过刻苦钻研，分类研究，对于根治“乳疮乳痈”、“烧伤烫伤”等十二种疑难杂症，有着独特的疗效。尤以医治大面积烧伤最为拿手，不用植皮，不留疤痕，疗程短，效果好，实乃一绝。平时，他把业余时间都花在病人身上，无论生人熟人，远路近道，他都一视同仁，分文不取。自1977年以来，他先后看好了2013名病患者，单是药费就贴进去2000多元。

“踢踏、踢踏……”楼道里响起了脚步声。一位女同志引着一个脸部缠着纱布年龄大约十五岁左右的小姑娘随李新富进了屋。新富一边用毛巾擦汗，一边告我说：“她们是咸阳纺织机械厂的，娃把脸烧伤了，约好晚上八点半来，我怕耽误了，这才急忙从火车站赶回来，还好，和她们在楼底下碰着了。”

“叔叔，我这脸伤要是治好了，得多少钱？”小姑娘忽然天真地问。

“放心治吧，叔看病不要钱。”新富说。

姑娘惊愕：“我不信，看病那不要钱的？”

母亲没料想女儿会说出这话，忙接口说：“好娃哩，妈就你一个宝贝疙瘩，只要我娃脸上不留疤，妈就是花一千花一万也舍得。”

我看看新富，新富也看看我。我们都摇了摇头。

直到这时，我才体味到新富平日医治的还不仅仅只是患者的身体疮伤。

回来的路上，回望灯光辉映中的那间小屋，蓦地，我想起一位伟人的诗句：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李燃)

肖云儒《获中国西部文学奖》

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作者首次把西部文学作

为独立完整的精神现象来研究，从多维文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中国文学各种规律性问题，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中国西部文艺丛书》其他八本专著，将在今明两年出齐。

因为寂寞朋友送你伴我

生活有时就象一片沙漠窗前绿叶是一支漂亮的挽歌

仙人掌

·敏萍·

每每于焦渴时望你心中陡展绿洲的蓬勃

落雪之夜有梦之青鸟在你温暖的掌心做窝孵出我门前早春的第一抹亮色

大篷车

·李晚晴·

(散文)

在西安，不少单位备有接送职工上下班的专车，好气派！那轿车座儿高级，靠背上套着白布罩，车窗上挂着绿帘，有的还挽着那么一个结。座儿三、四十，人儿一、二十，好宽敞，睡在座上打滚都行。这车瞧着令人心醉，继即便嫉妒，任凭它高傲地示威似的，从你身边开过，这时你会想：人家这才叫坐专车呢！

人比人气死人，各自情况不同嘛。我们就无那种福份，起早离家，在路边候一辆租用的公共交通车。有人借用印度电影名儿，唤它作大篷车，名副其实！车长，位少，人多，空气自然不清洁。每天从西郊去北郊工厂，穿糖葫芦似的一路拉人。车一来，各个站点上多年如一日那么十几张熟悉的面孔，在这篷车挟着的路尘中，一拥而上；上完关门，从有叫站声，司机和乘客，有一种默契，配合得那

么熟练。早上拉人去厂，人越上越多，像背着网套过河；傍晚送人回城，人越下越少，似行者袋中的干粮。一到“三八”，车上女姓几无，青一色的“胡子生”。遇寒暑假，有职工携子女坐车，这娃儿便是“小萝卜头”了，竟人人逗爱，坐过几次，人送“篷车之花”美称。此刻，世上也就这娃亲戚最多，且净姑舅，少有叔姨。车下偶尔混上个把“杂人”，便似毛毛虫进蜂箱，即刻会被认出。碰上个急刹车，一车人全倒，有女子爬起来免不了一阵窘态，有心发怒，毕竟“普车之内皆同仁”，嘿嘿一笑，干戈顿化玉帛。

坐大篷车得耐了嘈杂。上班来你谈“昨夜星辰”，我说东邻失火；先天晚上电视直播了足球赛，翌早准有精当的体育评论上车。热闹里难免杂揉着不协和音，时不时车上也会冒出骂娘声；有骂昨晚手气背连输“他妈的”十几张；有骂他那地区居民正看电视突然停电谁又用了电炉子；也有嚼奸商心黑，咒物价还涨的；更有那愤世嫉俗者，在骂某某干部吃请受贿，拿人手短……此刻之篷车，又极似一块抹布，揩脏于他处而涮洗于斯地。且言者滔滔，闻者昏昏，每每引起连锁反应。

这车又是青年人联络感情的微妙地方。他和她不同车间不同工种，初识在篷车上。她回家带的东西多，他让她位子坐。她感激，抬头瞧他，待相视，两束目光碰出一片青春火花！一来一往，他一上车就踮脚找她，等到看见那件五彩宽衫，他心里才踏实。她虽然上车目不斜视，可说真的，老盼望她跟前能站着他。几多爱情，在这里萌芽，也成熟于这里，未了，喜糖也散发在这里。这城市之舟分明成了职工早晚两次交流信息、渲泄感情、吐纳真言的最佳场所。有谁想知道单位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不用去问厂长，坐坐大篷车，定会满足你。又有谁想了解民意，体察下情，考评干部的话，坐坐大篷车，保他不虚此行。

日复日，年复年，车外掠过多少春华秋实，车内又吞吐多少酸甜苦辣，谁也说不清，唯我们这辆大篷车全知全晓。哦，大篷车，多好的一个袖珍世界！

刊头设计 郭义明



许多时候，我们不愿去回想自己的经历，对于那些平淡无奇，杂乱无章的东西，似乎只有作家才可以将它们“点石成金”。而自己的脑子里，只剩下繁忙的工作，紧张的生活。于是经历在无意之间被我们抛之脑后。

可是当冰凉如水的夜来临之时，当倚在窗前“举头望明月”的那一刻，当内心那份难解的忧郁都与大自然的美丽和神秘溶合在一起时，我的脑海里便将所有经历一一闪过。其中每一个惟肖的人物，每一副惟妙的画面，都会使心头涌出一种难言的感觉。对亲人的思念？对成功的喜悦？对孤独的无奈？对失落的企盼？……不知不觉中，大滴大滴的眼泪竟无法自制的流过面颊，而唇角上又分明挂着一丝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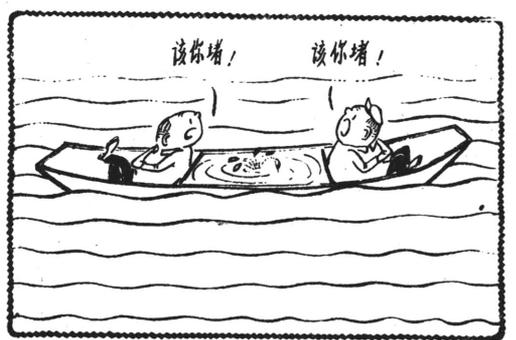
十字路口印着我们徘徊的足迹，风雨之中留下我们颤抖的背影。多少次送走难眠的夜晚；多少次迎来希望的朝霞。所有的经历都化成生命的一份记忆。

闫师却显出意想不到的平静，诚恳地说：“一台机器，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零件，因为这些零件坚守自己的岗位，这机器才正常地转……”他从上班的事，又说到明天的路……

小郑心领神会地听着，身上浴满了红霞。望着艳艳的天空，他心里悄悄地说：“晚霞多好啊！”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在我们万里行程中，数千次经历里，岁月的长河能留下的只有一具有着刚强信念的躯体。直到有一天，当我们理着被岁月染白的鬓发，看到布满黄茧的双手，我们才意识到每一次经历里都有一个我们把握住或未把握住的希望，意识到或未意识到的时机。于是我们不再觉得痛苦难以接受，不再将有限的时间拿去消磨，不再徘徊，不再颤抖，不再懊悔，不再眷恋。我们懂得“今天”是多么的重要和宝贵，多么的值得我们去努力。现在和未来里仍有许多希望与惊喜，在等着我们去把握，去争取。

许多年后，我们所有的经历会被编成动人的故事，让我们的后代懂得人生的路上，闪光的不是起点，不是终点，而是在成长的经历中，那些奋斗的足迹。



无题 (漫画) 吉俊明



画家 (版画) 任志忠

落日，好象恋着什么，不想即刻下山去。云彩镶上了金边儿，大地被镀成金黄。闫师站在阳台上。楼前电线上落了许多小鸟，看上去，好象徒弟小郑歌本上的“小蝌蚪”。要在平日，闫师会叫出老伴看这眼前景，可此刻，他只想自个多呆一会儿……

闫师是个老电工。检修过多少回线路，带出过多少“呱呱叫”的徒弟，当过多少回先进，他已记不清了。他对工作的认真，对徒弟的“严”劲，那是高杆上挂红灯——远近有明(名)的。不过，这都成了历史，今天下午已开过他的退休座谈会。

他忘不了会上的情景。大家给他摆了那么多“好”，他都没往心里去。当他把《退休证》接到手里时，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袭上了心头。

“闫师，对咱厂还有啥意见，啥要求，请提提！”厂长笑着问。闫师也真怪！三代人挤着二十平方米，他没想起说；一个儿子还没工作，也没想起说，却想起了他的小徒弟！他说：“小郑，是我最后一个徒弟，虽说已出师，可还放不下心，你们抓紧点，管严点……”

这个闫小郑，论技术，没说的，闫师把自己的“本事”全盘端给了他；论干活，钉是钉，铆是

铆，毫不马虎。可是不知啥时候，小郑却叫小提琴迷上了。为此，闫师还动了“肝火”哩！那是昨天的事。厂里的线路出了故障，人们找不到上班的小郑。闫师找到小郑房间，他

是在熟悉曲谱呢……“真是乱弹琴！连‘正业’都没搞好，还搞啥‘副业’？”他有气不打一处来：“今天你上早班，知道吗？”小郑如梦初醒，被师傅狠“克”了一顿……

“是我把心没有操到啊！”闫师在阳台上想着，自语了一句。他觉得，自己虽然退休了，但小郑身上，自己的工作还没做完……

小郑来到了阳台上。他象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站在老师面前一样，表现出对错误的悔恨，脸上带着歉疚的笑——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想让师傅再“克”他一次，好记住这个教训。

晚霞

·长丰·